

校园文丛精选

XIAO YUAN WEN CONG

韩艳/主编

盒子裡的蒲公英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盒子里的蒲公英

主编：韩 艳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校园文丛精选/韩艳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 8

ISBN 7-204-08682-1

I. 校... II. 韩...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7387 号

校园文丛精选

韩艳 主编

责任编辑 杨显文

封面设计 北京揽胜视觉文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60

字 数 48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套)

书 号 ISBN 7-204-08682-1/I·1791

定 价 998.00 元 (全 40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目 录

友爱如水	(1)
什么是爱	(4)
轻烟一样的忧伤	(7)
是玩偶,而不是偶像	(9)
下辈子打死也要做文科生	(14)
春天的小雨点	(16)
角 色	(18)
试着飞翔	(21)
心灵的预约	(25)
早春不设防	(29)
诚实的分量	(31)
最美好的时刻	(34)
祭奠春天	(36)
留一点空隙	(39)
捕捉每一个美丽的瞬间	(41)
生活何时才能改变	(44)
心灵无皱纹	(48)
心中有个世界	(50)
蝴蝶也会哭泣	(52)
记忆中有底片	(55)

出海——给 XL	(57)
那年我十八岁	(58)
送你一枝手留余香的玫瑰花	(61)
飘雪的冬季	(64)
买枝鲜花送给自己	(67)
给生活添一抹色彩	(72)
生命的本质	(75)
祝福自己	(77)
自己的位置	(79)
女孩需要流泪	(82)
人生,没有白干的事	(84)
伞 殇	(87)
淡淡一点的.....	(89)
在山地晒太阳	(91)
好女人是一种好心境	(94)
一片树叶	(96)
死亡唇边的微笑	(98)
居荒郊之乐	(101)
梦在空中飞	(103)
盒子里的蒲公英	(105)
母亲给我一盏灯	(107)
贫穷与富有	(109)
一封遥远的来信	(111)
同学少年	(115)
师部大院	(118)

花儿春天	(121)
白云下面是故乡	(123)
蓝田红杏子	(130)
桑 果	(134)
杉木的启示	(135)
在超市里闲逛	(138)
终于感动	(141)
冬日纽约小记	(143)
水 韵	(146)
祖母的首饰盒	(151)
梦 醒	(154)
重圆读书梦	(157)
失落的歌声	(161)
古井诗魂	(170)
榨油汉发狠	(174)
城市蓝天	(176)



友谊真正的本质应如水流，清淡、恬和，永远不能攥有或者封藏。

友爱如水

草雪在《七月的秃树》中推崇一种默契而淡远的友谊，她说世人皆以为好朋友的关系当然越近越好，巴不得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殊不知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变单纯的欣赏为苛刻的要求，必须两人一齐“打破”，才可以硬性捏合到一起，谁能猜度其中的摩擦与冲撞？

这里就有个现成的例子。裴与肖原是闺中膩友，1991年肖与谢结识后，很快结婚生子，而裴的婚恋屡受挫折，一度疏远所有的朋友。肖知道裴的孤单，频频邀其来家小聚。裴则买了种种新奇昂贵的玩具来讨好肖的儿子——应该说，裴与这一家人的关系当真到了“登堂入室，无话不谈”的地步，裴因为清寂无聊，更把朋友一家当作某种意义上的精神支柱，尤其对肖的儿子，她几乎有种本能的依恋感。依照投入多少收获多少的原则，小家伙对裴的热情逐渐超过了父母，他觉得这位笑容可掬的阿姨从未像母亲那样急赤白脸地呵斥他，于是只要裴进门向他拍拍手，他就从母亲怀里跃身扑向裴，紧紧搂住裴充满寒气的脖颈和头发，那股清鲜的奶香和全身心的依赖常感动得裴热泪盈眶——这一切肖都看在眼里，终于有一天她很酸地对裴说，“你瞧，辛辛苦苦养他



有什么好？外人拿一把糖就把他哄过去了。”

裴一怔，脸色红了又白。肖的话等于警告她，“裴，你走得太近，该退回去一点了。”这一退就使裴与肖的友谊濒于崩溃：裴再也不好上肖那儿去，肖也再不好邀请裴了。

同龄人间微妙的妒忌心在这里披露无遗。删除了一应过渡地带，友谊就会变得异常脆弱。曾经醉在一起的男孩子，酒醒之后既不打电话，也不写信，各自投入自己的一方天地中去：会女友，炒股，学电脑，他们之间，似乎又被苍茫的水流隔开了，然而似乎只有间断才有依傍与交流的热情。常有一些男孩子，被他们中的一位从名片堆里捡出来，召集来办件大事，他们立刻会丢下手中的事来“两肋插刀”，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已有三个月或者六个月没有见面了。

男孩子常会取笑同龄女孩：上医院看牙都巴不得携友同行，好得如“连体人”一般。可不知什么时候，不知在什么地方，一个人的粗疏触痛了另一个人的敏感，双方的面孔就会绷得如橡皮面具一般。即便是十三四岁刚进入青春期的中学女生，因为把友谊看得如“爱”一样排他，也会因朋友感情的“分流”而痛苦不堪。她们还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失望，反而表现出一种极度的倨傲，于是两个小女孩之间的“冷战”出现，甚至可以绵延到她们乔迁他乡，永不相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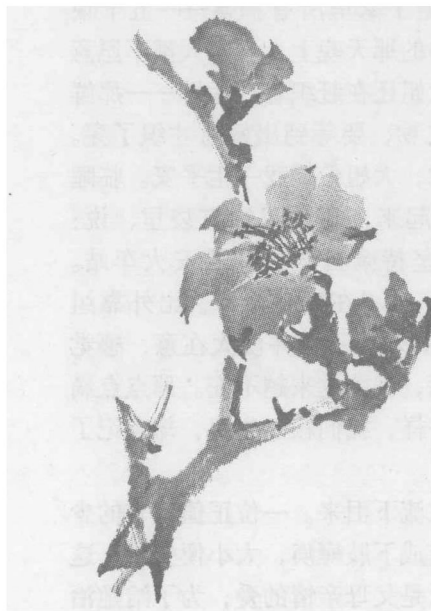
因紧密和干涉所产生的隔阂可能是人一生一世都难忘怀的记忆。长大以后回忆起来，虽然失笑于少年意气中的骄蛮与专断，明白友情与“爱”的不同，却也不能指望与朋友的关系再能恢复到融洽无间的程度。初中时的一位女友，曾



与我因误会导致摩擦。时隔三年，她中专毕业走上社会，忽然追忆起少年情谊的纯白无瑕，经常约我叙旧，饮咖啡，走过我们念书时经常去攀玩的中华门古城墙。然而这些煞费苦心的“道具”并没有缩短我们的距离。失去联络的这些年，彼此的阅历和观念都有了太大的不同，她今她全身的小牛皮装，头发吹成了凤冠状，说话间带出“商海”中的“切口”。我实在已无法想象十来年前，她白衫黑裙，坐在学校的单杠上无心机地晃荡着两条腿，风将她的裙子鼓荡如一只黑蝶的纯真坦白。那时哪怕是一些天真的念头我们都会不谋而合。而现在，“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冷场中，两个人都暗

中祈祷她腰间的BP机快快如蜜蜂般铃铃震响，这勉为其难的会面就可以结束了。

仿照北京作家周洪的句式，我应该说的话是“不要与朋友做家人！”“不要去见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搜寻散失多年的友谊只能给人带来淡淡的惆怅，让它们安睡在记忆中也也许能使我们成长的过程免受伤害。真的，友谊真正的本质应如水流，清淡、恬和，永远不能攥有或者封藏。





我相信爱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我们用爱心去耕耘，我们就会有爱的收获；只有撒下爱的种子，爱才会发芽，开花，结果。

什么是爱

经常有比我更年轻的朋友问我，什么是爱？一直思考到现在，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理解。

我考上大学那一年，带走了家里所有积蓄——五十块钱，带走了最好的被褥。离去的那天晚上，全家人都不愿意去睡。大哥无言地看着我，大姐还在赶织着红毛裤——那鲜红的毛线，一直是她的心爱之物，要等到出嫁时才织了穿。现在，这红毛裤已经归属于我，大姐希望我一生平安。临睡前，母亲把角角分分都收集起来，塞进我的衣袋里，说：“路上零用。”父亲很忙，但坚持亲自送我到西安火车站。分手的时候，他对我嘱咐再三：“在家靠父母，出外靠组织，切记，切记。”那时候，我对这一切并没太在意，感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多年以后，我才越来越不安。那点点滴滴，不正是爱吗？爱像空气一样，我们赖以生存，却忘记了它的存在。

我读过一篇报道，忍不住流下泪来。一位正值花季的少女遭到强暴后被推下悬崖，造成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这飞来的惨祸使她感受到了什么是父母亲情的爱；为了给她治



病，父母、姐姐变卖了家产；全家人早晚茶水泡馍，从牙缝里抠出钱来，给她买鸡、买鱼补养身子；母亲形影不离，与她为伴，一天到晚不知为她翻多少次身、洗多少次床单、裤子。这无私的爱，岂是亲情两个字能完全替代？一度她曾想用死来减轻全家人的负担，可是后来，她明白了只有好好地活着，才是对爱的回报。我但愿天下人都走运，然而只有不幸的人才能领悟什么是真正的爱。

1996年，英国有对深深相爱的老人相继离开人间。他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相爱的。当时，一个在前线服役，一个在后方写书。由于战争的残酷，使年轻的战士患恐惧症。若不是一本名叫《在炮火中如何保持心灵平衡》的书挽救了他，他很可能变成可耻的逃兵。他从书中获取了力量，并深深地爱上这本书的女作者。他去了一封信，而且很快得到了回音。直到战争胜利的前夜，他们已不知通过多少回信，信成了他们相爱的天使。就要见面了，已晋升为中校的男青年来到预先约定的伦敦地铁一号出口处，期待着胸佩英国国花——红玫瑰的美人出现。那一刻太激动人心了。他已被告知，如果他失望，可以不上前去相认。一个美人和他擦肩而过，但胸前没有佩带那朵爱情的象征物，他虽然怦然心动，但仍在寻找红色的玫瑰。目标出现了！他确实失望——佩带红玫瑰的竟然是位残疾姑娘。法西斯的炸弹摧毁了她花朵一样的容颜。但经过战争洗礼的他没有犹豫，而是勇敢地向“红玫瑰”走去……后来真相大白，佩带红玫瑰的姑娘只是个替身，真正的红颜知己就是和他擦肩而过的那一位，她的确美得像天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且毕生矢志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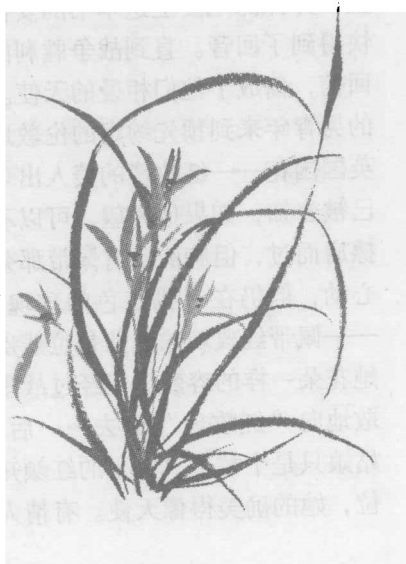


渝。无论爱情有多少种，发自内心的爱才是最珍贵的。

我有位朋友的孩子去田野玩耍，发现了一只绿色的病鸟，他用小手将病鸟捧回家，要求父母救活它。精心的饲养和耐心的护理使小鸟恢复了活力。和孩子一样爱鸟的父母特意买回了漂亮的鸟笼，不想年幼的孩子却说：“爸妈，我想放了它。”父母当然奇怪，笑问为什么？孩子平静地回答：“不为什么，就想放了它！”父母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好吧，放了它。”鸟儿飞向了天空，孩子也像鸟儿一样去玩了。这个故事并不惊心动魄，但有谁能说这不是爱呢？

忽然想起了那一年夏天，我和朋友去游太白山。在烟雾笼罩的太白山上。长满了娇艳无比的凤仙花。一位采药老人栖息在洞穴里，洞口凤仙花簇拥，美不胜收。我们看见老人进出的时候用长满老茧的手分开花枝，拣空儿放下脚去，小心翼翼，一丝不苟。拥有这种心肠的人，拥有怎样的爱呢？用不着猜。

我相信爱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我们用爱心去耕耘，我们就会有爱的收获；只有撒下爱的种子，爱才会发芽，开花，结果。





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轻烟一样的忧伤

无论独处，还是聚会，我的心总会在不经意间，就被不知从何处飘来的像轻烟一样的忧伤悄悄罩住。

有次和一位朋友闲聊，他很唐突地对我说：从来没有见过你真正高兴过。为什么你总是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即使笑的时候，也附在你的眼角眉梢。

我愣愣地注视着他，是因为他是第一个直逼我心底秘密的人。我不喜欢，甚至可以说厌恶别人介入我的生活。对试图探寻我内心的人，我总是有一种恐惧感。我不希望别人了解我，那将意味着掌握。我就是爱在我封闭起来的内心游荡，想些过去了的事情，和过去了的话，以及与这此事，和这些话有关联的人。

偶尔，也会有一两句婉约、缠绵的诗，从远处悄无声息地飘来。

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瘦花铭》。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这些如佛音一般的叹息，有时候会令我眼中滑下几滴泪珠。不是感伤，是感动。

我不知道我这种情绪源于何时，但它就像无孔不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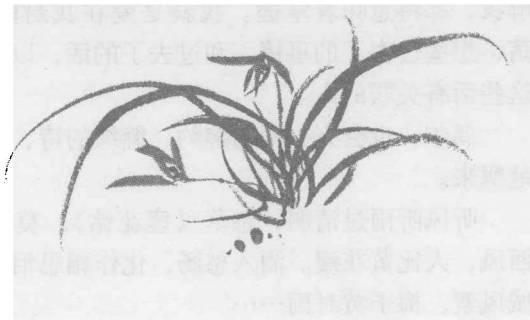


水，或是空气一样，在我专注的心稍一松弛的刹那，在凝视的瞬间，乃至睡梦中，都会钻进我的心间，以极难察觉的速度渗透、渗透。

思维和记忆这时变得异常活跃，漂渺，却又异常清晰。而感觉，这时候却显得很麻木。

你这是颓丧，你这是虚度年华。已经有人这样对我说了。人生不是诗，不能每时每刻都在情绪里生活。这我也知道。可是我不生活在情绪里，我又能生活在哪呢？我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自己，才能常常窥望自己的灵魂，守望灵魂升腾为一朵翩翩的白云。

那么，就由着他们说去吧！就由着我的心，继续浸润在着轻烟一样的忧伤里吧！就让撩我心魂的情韵，这凝聚着我生命精髓的元素，追随着我，萦绕着我吧！即使做不到诗意的终结，能有一个飘忽、断续的期望，有一个自由填写内容的梦，也没什么不好。





是玩偶，而不是偶像

那些在跳舞机前如同鲜活鱼一样欢蹦乱跳的同志们也有着自己崇拜的偶像。不过，你对他们的要求不能太高，这偶像不会是火线上举起炸药包义无反顾的董存瑞；也不会是车间中扑向火海一心向党的向秀丽；同样不会是分分秒秒为着他人的雷锋；更不会是 90 年代一枝独秀的徐虎。他们的偶像是始终嘻皮笑脸没有多少正经智商倒还可以情商更是不在话下的香港演员陈小春，当然，你必须加上那个搞笑超级好手周星驰。

无论是白昼还是黑夜，只要感觉需要，他们就会在电视机或 VCD 面前落定身子，两眼发直、一脑空空地期待自己的偶像在《大话西游》、《九品芝麻官》、《浑身是胆》等等影视中登场亮相。正被王朔反复纠缠的金庸大师的《鹿鼎记》是最使他们兴奋的东西了，他们无比欣赏那个贼忒兮兮的周星驰。他们对陈、周的推崇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但与中生代或更德高望重的一代不一样，他们喜爱的既不是偶像们的过人英俊，也不是偶像们的超常演技，而仅仅只是他们胡言乱语、装疯卖傻、指鹿为马的搞笑能力，正是这种让他们神魂颠倒的能力，方使他们和偶像们间如胶似漆。换句话说，上海的新新人类、城市的 Y 一代们将陈小春、周星驰们更多地当成了玩偶，而不是偶像。



这样，你就得去了解他们的心理。

他们说自己之所以乐不思蜀地玩陈小春、周星驰，乃是因为在城市生活中感觉非常疲惫。当然，这不是商场上尔虞我诈后的疲惫，也不是职场上虚情假意后的疲惫，同样不是情场上一场游戏一场梦的疲惫，他们说的疲惫产生在读书之后，他们渴望解脱，渴望放松，渴望在某一瞬间、某一片刻得到彻底的麻醉。

有关这种“16岁的疲惫”完全可以成为另外一篇文章的主题，这里暂且不表。问题在于他们如此热切地迎向陈小春、周星驰他们，却无意之中让自己患上了“搞笑综合症”。

也就是说，他们的头脑中装满了陈小春那张装腔作势的脸庞，装满了周星驰有时不免矫揉造作的声音，装满了所有无聊但有趣的搞笑细节。现在，他们的疲惫是否消失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的头脑真的十分地鼓胀和饱满，在这样的鼓胀和饱满中，他们却放弃了一部分的思考力。

我记得有人曾经如此提及哥白尼，说在那个时代里，惟有他超越了社会而忠实于个人的思想，所以方为人类开启了通向永生的另外一扇大门。哥白尼总是极少极少的。但今天的新新人类更为忠实的是自己的感觉，他们以感觉而不是理性生活在这个时代中，将偶像当成玩偶而不是其他，在热烈的倾情中心甘情愿地让自己患上“搞笑综合症”，这种心理倒颇让人咀嚼。

并且，这肯定不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也不存一个“是”与“非”的判断。



选了一束鲜花，我把鲜花抱在温暖的怀抱里，让盛开艳丽花瓣衬托着我年华已逝的脸，我的幸福只有这时才刚刚从布满皱纹的心田上启程。

春天属于我

当春的信鸽还在遥远翱翔的时候，我在弥漫的风雪里抑制住种下的一颗种子的强烈愿望，尽管那颗种子长成姹紫嫣红后会使小小的斗室春意盎然。

绝对是一时冲动才与朋友要下这盆羸弱的吊兰的。现在尽管阳光灿烂，它却瑟缩在宽大窗户的衬托下，舒展着细嫩的枝叶，窥视着好奇。窗外正寒流滚滚，一片肃杀后的凋零。显然，是室内的温度不够，它没有长大。很像我的心情，低低地回旋着久远与近乎于陌生的春意，却无法抗拒寒冬的袭击，只能在寂默中保持着最后几片绿叶的天真与梦幻，做着某种暗示春季即将来临的最后等待。

就是那样忧伤的倚靠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所有出现或消失的影子都不能使我熟视无睹。我的手里握着一束千辛万苦才获得的鲜花。花在寒风里经过后，正一寸一寸地枯萎，使我的双手冰冷苍白。经过那场人际纠纷后，我的痛苦仍旧执意不肯消退。我依然害怕再次面对那张邪恶的脸谱，却无法逃脱到很远的避风港里。而当我喜鼓起勇气走到冰雪皑皑的天空下，不知什么原因，我的心忽然颤栗般地充满了欢乐，